



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第四

井研廖氏學

僖公

名申莊公子

流

魯世家 潛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
閔公庶兄 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潛公而立

慶父

父慶父使卜辭襲殺閔公子武

季友

聞之自陳
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

恐奔

莒子是季友奉子

申入立之是爲釐公

元年

年表僖公元年周惠王十八年齊桓公二十七年

晉獻公

詭諸十八年宋桓公御說二十三年衛文

公

豐元年陳宣公杵臼

三十四年蔡穆侯

十六年

鄭文公

捷十四年秦穆公任好

元年楚成王惲十三

年曹侯三年杞

惠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

此不與弑此

之正例

致其
善意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

据狄伐已二年

孰亡之

据經不言滅

亡蓋狄滅之

上有狄

號文

言蓋

者經無明文不敢質言之

曷爲不

言狄滅之

解詰據狄滅溫言

爲桓公諱也

因救不力貪存亡之功故爲之諱

曷爲爲桓公諱

據桓世滅不皆諱

上無天子

天有三等上天統易乃統天下無方伯

五天生五帝九天生九牧中國之王亦可稱天子九天中蒼天之子也

爲皇帝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方叔

上無天子王室卑也下無方伯

方例方爲狄滅也言上下無人以專其責于二伯傳

凡言此文者皆二伯之義

傳言方伯有明文凡

下無人以專其責于二伯傳

單稱伯者皆謂二伯

既又有二伯方伯則以其例推之有卒正連帥明矣

天下

天子天下皆爲皇帝

專說傳每借用驗小

推大萬里一州亦與方千里同也

諸侯有相滅亡者

不言夷狄滅中國以諸侯相滅

爲言者明實桓公不能救

既不救之又力能救故以

爲言者明實桓公不能救

爲諱若虞虢與黃則不責

晉滅邢也

既不救之又力能救故以

之則桓公恥之

天子在上方伯在下二伯居于其中上下既無其人則不得不專責之

伯傳言上下以起間居之二伯也何君乃以齊爲方伯誤矣春秋以征伐之權託於二伯孔子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是也能相救故足爲恥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

孫豹先言

君也

解詁據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

師何宜出齊侯不與諸侯專封也

禮有專征專殺而無專封以封事緩

當稟命于天子故雖二伯猶不得專封

疏按此城邢之傳借用其說本經無專封之義

曷爲

不與

存亡繼絕桓之大功當與之許

疏按名實皆副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按本

經無專封之義此
邢傳也說詳補例

戒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陳儀者邢邑也邢滅後言陳儀者異實也此齊遷之也以自遷爲文

者辟專封也如邢侯相助成之救患

未亡自遷國諸血災之義也

遷者何國在上如衛

本國意自欲遷不從外人所制齊遷而以自遷

爲文有許遷之類

其意也人所制齊遷而以自遷

所避也滅亡之遷補例

非專封與不言其人猶可言也不言師亦如自遷

而城者也邢小衛大辟之尤深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何爲以三國城邢大國云齊宋內卒正言曹諸侯皆在之辭也疏

此君也其言師者不與諸侯專封也義詳上救邢傳

此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

解詁據首戴前目而後凡不

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解詁言諸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

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入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

城邢

專封也爲上有邢自遷之文則城爲救患

不先言遷故不曰城衛而曰

下衛不先言遷故不曰城衛而曰

城楚邱衛大邢小避

小之常事下衛不先言遷故不曰城衛而曰

下衛不先言遷故不曰城衛而曰

下衛不先言遷故不曰城衛而曰

封衛尤深故異其文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以歸者執上文也內避其

文故薨下薨當言以喪歸不言以喪明以歸而後薨也

夷者何

據上言孫

邾婁地

齊地也知齊地齊地則其言齊人

以歸何

解詁據從中國以歸不當書邾

夫人執鄫子不書以歸是也

邾夫人薨于夷

則齊人以歸者

齊人以歸之故耳解詁夫人所以薨于夷

夫人薨于夷則

齊人曷爲以歸

解詁據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

歸至夷也齊人曷爲故以歸至子夷

桓公召而縊殺之

詳世家

楚人伐鄭

此書楚之始以上皆稱荆稱楚者少進也稱

國楚何以卽荆者荊州國故以州與楚蔡秦爲徐

梁方伯國初不在徐梁故舉州以爲國也楚正而秦

蔡變楚爲正例徐梁皆以移封之故乃變文以明之

傳曰不與夷狄治中國書楚伐所以惡楚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

鄭伯曹伯邾婁罕丁

子打內楚伐鄭

鄭事陳蔡不序從楚衛不序有難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

不曰疑戰也邾婁無師其言師者以公敗錄之

左傳陣曰敗之例穀梁以不曰爲疑戰據經本內敗外不言戰直敗之而已而事有不陣疑戰與經例同者則亦不異其文內辭如此書于外亦然惟事與經例異者乃見異文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犁

三桓之勢成于

僖公記此以明季氏之始也此莒

流

此爲魯國事非從二伯之命也

伐也不言莒伐者歎不言伐也按獲莒牽事傳以爲偏戰穀梁以爲惡紿者以師拒之卽爲偏戰至于臨機取勝好謀而成所不執泥

莒牽者何

不知爲

君

莒大夫也

據君稱

莒無大夫

據

會爲

此何以書

盟會書人

大季子之獲也

因內辭乃見小國大

夫至盟會則無此例因大其獲從而錄乃以名見莒在卒正上等例得有大夫見經傳以大季子爲言者謂因此事

乃見耳

季子之獲據內季子治內難以正

解詁謂

拒慶父禦外難以正

謂敗邾妻師

其禦外難以正奈何

弟

問其事

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

上奔莒

莒人逐

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

如論語

上

使公子奚斯

左傳

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

殺矣

左云以賂求其仲于莒莒人歸之矣斯不忍反及密使公子魚請命不及傳詳

之聲也

左同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乃縊

命于慶父自南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

左同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

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

疏

舊說以左氏詳于事

在其所輕不知本傳記事多詳于左傳至于事實非弟子問則師不詳答耳觀此第因弟子問而說且詳

于左傳則知

季子待之以偏戰

左傳

云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

掣補例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

疏

內終春秋不言獲一見以明之

梁以言獲爲譏季子傳以言獲爲大季子亦如乾時之說各從一見例起義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經但去姜以不稱姜氏爲言者氏爲姜出舉重故兼言之也

貶

不言姜亦得爲貶者董子說大惡絕其屬賤乎賤者是也曷爲貶問其與弑公

也

解詁與慶父共弑閔公穀梁傳云其不言姜者以其殺二字貶之故也

然則曷爲不

於弑焉貶

宜見本事謂于奔邾時貶之如文姜

貶必于重者

重者輕之反文姜之

事以念母爲重哀姜之事以迎喪爲重

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有罪之人不當迎其

喪如文姜之有罪不當迎之歸國書其遜莒是逐之也可以不絕唯述其喪則非討賊之義故特絕之以

見文姜之孫經是絕之于齊不言其至使如後見義

姜氏哀姜罪輕于文姜後又有迎喪之事故于其絕終乃貶之如于孫邾絕之下又有喪至之文則義不

嚴故特于喪至絕之也文姜貶去姜氏此但去氏者

殺子差輕于殺夫別輕重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

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衛初封豫州此遷于兗州故春秋以爲兗州方伯蔡遷于州來

故亦爲徐州伯也

疏

衛世家齊桓公以衛數亂及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燦爲君是爲

公文

孰城

据內不月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

邢亦滅邢可言城邢

衛則辟衛言楚丘者衛大邢小等差之別使二國大

小相同則經亦先言衛遷于楚丘而後言城衛矣

城衛矣

言蓋者託之狄實晉滅

蓋猶不可言晉故託之狄

孰滅之蓋狄滅之

言蓋者託之狄實晉滅

蓋猶不可言晉故託之狄

狄滅之滅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

非桓

自城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恥之也

伯盛則天

然則孰城之不言桓公城

自城上無

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
也

文已見救邢下在此爲
正傳于救邢爲借用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者謚也夫人當從夫謚
此特謚非禮也哀姜惡人

稱謚亦
譏之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二十三年所娶之齊女
詳錄其事明女禍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此書晉之始春秋見先齊至此乃見
晉者以晉統外州國遲見外四州故

亦遲見晉也遲見晉春秋

之大例且以過齊桓也

虞微國也

虞者冀州晉卒正國之

曷爲序乎大國之上

晉二伯常敘齊宋之

上

疏

凡傳言秋初見晉卽以

大國者皆謂二伯春秋以大國目之

使虞首惡也

使虞主其

事故先之

曷爲使虞首惡

解詰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

虞受賂假滅

國者道以取亡焉

自亡其國故使首主之

其受賂奈何

問事實

獻

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
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
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

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

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左傳記此以上皆不及本傳之詳知先師所見事實

甚備不僅左氏所言而已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

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事詳左傳十五年虞公抱寶牽馬而

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

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

陽者何据滅國文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夏

以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公而先伐虢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待之流

之邑君存焉爾謂國之存亡繫于夏陽也取夏陽據實

後執虞公易辭夏陽虞虢之要害不獨繫于虢故不專繫之虢也

國禮之大國次國微國者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春秋國皆百里不過分二伯王後方伯卒正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黃近楚小國同在荊州楚有

夷狄辭而江黃不言者楚僭王故流此外四州小國夷之小國在九州內不僭則不夷皆不夷之又不

見夷狄名此春秋之大例